

人世间的 是非曲直，又岂是这三言两语能辩得清，分得明的？

苏和丽
著

清水湾往事

「绕不绕得过家族恩怨？
淳朴的爱情，

乡土版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
当代的《边城》」

泥巴×栅栏×野猪草
青椒×辣子×萝卜丝

全景再现清水湾的
风物和人情

辣子借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清水湾往事

苏和丽
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水湾往事 / 苏和丽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201-12804-7

I. ①清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6254 号

清水湾往事

QINGSHUIWAN WANGSHI

苏和丽 著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子邮箱 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 张 凯
封面设计 浪殿·飞扬设计

制版印刷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660 × 960 毫米 1 / 16
印 张 16.25
字 数 173 千字
版次印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-23332469)



眼下正是大冬天的，只要一出门就会冻得浑身发抖。如果你抽出冻得通红的手指放在嘴巴前面呵口气，口里便会吞云吐雾。而且快要过年了，许多人家都忙着打扫屋子和准备年货呢。因而，一般人在这时都是不大出门的。

在屋里待不住的，除了调皮捣蛋的小娃儿就是喜欢串门子说闲话的女娃儿。

生产队长古家明的婆娘曹水仙是村里顶能干的年轻女人，为人又极和气，一些年轻女娃儿都和她很合得来。春桃就是这些女娃儿中的一个。

最近曹水仙从娘家新学了一种绣鞋垫的样式，既新颖又好看，羡慕得春桃一有空就跑去跟她学。

她因为常常往曹水仙家里边跑，偶尔就会在门前或者是路上遇到到田里边去的杨显成。

这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是村里刚来的知青。据说是托了熟人的关系，没有和其他知青一起住村里的集体宿舍，而是住在生产队长古家明家里——自然，他家的住宿和伙食比起集体宿舍是强多了。

两人见了面，少不了要打个招呼的。

这原本是很寻常的事儿——至少春桃是这样想的。

这天，曹水仙和春桃正一边闲聊，一边绣鞋垫，曹水仙却突然叹了口气：“我觉得这杨显成是个好人，哪个女娃儿要是能嫁给他，也是修了几辈子的福气咧。”

春桃低头绣鞋垫，默默地不作声。

曹水仙停下手上的活儿，拉着春桃的手：“那你觉得他怎么样啊？我看你们常讲话呢。”

“哪里是常讲话呢？不过是路上碰到了，就打个招呼。”春桃愣了一下，想了想，又说，“可不能让我见到人了就转过身去呀。我都是来找你的啊。”

“那可不是？”曹水仙笑咪咪的，“我们是相熟的，有啥子不能讲的哦？”过了片刻，她又直直地盯着春桃，“你，莫不是看上了他吧？”

春桃被她的话吓了一跳，被自己的口水一呛，差点没当场咳出来。

这是哪跟哪啊？！

她一抬头就看到曹水仙满脸意味深长的笑容，不由又将头低了下去。

这女人可真是多事得很！

可这种事情，自己还不能辩白。一辩白，人家就要讲：瞧这急得，可不就是真事了么？

念头转了转，人家也是关心我嘛，春桃就抬起头去，露了个笑脸：“你可别笑话我了，没有的事。”

春桃其实倒觉得杨显成不错，虽然他说不上英俊潇洒，可人家毕竟是乡上的知青，见识啥的，都不是乡下愣小子能比的。

可这话，她也只是心里想了想，不能对曹水仙说呢。

两人又聊了些别的事儿。春桃便起身回家。

从曹水仙家门口出去的时候，正好碰上杨显成从田里边回来。

因为刚刚和曹水仙的聊天，春桃本来就不太高兴。这下子碰上了杨显成，脸忍不住红了红，一声不吭地背过身去，也不管杨显成愣在那儿，扭头就跑了。

曹水仙正站在院子里边目送春桃呢，看到杨显成一脸怔怔的表情，也不由一愣。

杨显成根本就没看到曹水仙，一直站在院门口看着春桃的背影，脸上表情呆呆的。直到春桃的身影都看不见了，他还是一副呆愣愣的样子，过了好久才猛地回过神来，低着头走进自己屋去了。

本来，曹水仙一直觉得姻缘这东西，都是讲缘分的，结果现

在一看，好么，郎似乎是有情的，只是，倒不知春桃是不是喜欢杨显成，毕竟她在这十里八村都可算是出挑的女娃儿啊。

曹水仙忍不住想起老辈人的一句话：男追女隔座山，女追男隔层纱。

但她总疑心这春桃还是对杨显成有那么一点儿意思的。

春桃这样的姑娘，不会是真没瞧出杨显成的心思来吧？否则，就该回避的。要么就是她自己还真对对方有那个好感。

可现在看着，春桃又不怎么像是对杨显成有意思。

这倒是磨人得很。

过了几天，在路上遇到，曹水仙便试探地跟春桃讲：“现在我们家住着生人，你来，多少有些不方便。下次换我到你家里边找你耍，你就先别到我这边来了，也省得总是你跑。”

春桃撇撇嘴，一脸的不高兴：“凭什么有生人在，我来就不方便啊。我就偏偏来，看谁又能怎么着？”

曹水仙就在心里头暗笑自己想多了，便点头答应了下来。

可她自己是知道的，过了这段时间，地里就该渐渐忙起来了，到时哪里有空闲工夫做针线呀？

过了三四天，春桃又来找曹水仙。但是曹水仙和古家明刚出门浇地去了，只有两个娃儿在院子里滚弹珠。

“又见到你了，真是太巧了。”一身白衬衣的杨显成谦和地打着招呼。

“呃……”春桃略略迟疑了一会儿，竟不知如何称呼他。

愣了片刻，只得红着脸，刚要退出去，却被杨显成叫住了：

“你在这里坐着等会儿嘛，曹大嫂应该很快就回来了。”

春桃怔了半晌，原本要转身向外走，但猛地想起曹水仙上次说的“不方便”，顿觉得不服气，顾不得尴尬，便真的走进堂屋，在一张矮凳上坐了下来。

杨显成笑咪咪地给她倒了一杯水，递到她手里。

见她默不作声，杨显成自己就坐到了窗下的一把椅子上，拿了本书，慢慢地翻看。

春桃偷偷地从杨显成的指缝之间看到了书的名字，只是认不出来——像她这个年纪的乡下女娃儿，读书识字的人，是极少的。

高庙村虽然离乡上只有五六里地，但在 20 世纪的七八十年代，交通闭塞，物质匮乏，人们种地为生，成天连肚子都填不饱，连个村小都没有，离得最近的学堂是在乡上，离这虽然不算太远，但一来一回也得费些时间。而且在村里人看来，大老远地跑到乡上去，花费一大笔钱和时间去认几个字，还不如多扯点猪草。

好多人都觉得，穷不丢猪，富不丢书。读书识字，是有钱人的事。

就他们这样的泥腿子，难道还想当官坐府？

因此村里边的人大部分都并不将读书识字当作是一个事。

大部分是男娃儿到了一定年纪送到村小启个蒙，识得几个字就行，而女娃儿一般是很少上学的。

在那个时候，一个小学毕业生在这里都可算是知识分子，能

做个民办教师了。

但春桃本身却是那种聪明伶俐的女娃儿，不识得字，却也不会显得特别木讷愚笨。

大概是本啥子破书吧。

于是她就改变了目标，盯着他的手指看。

不晓得为啥子，春桃很喜欢看人的手，尤其是男人的手。从手腕开始，一直到指尖。

和乡下男人长满茧子不同，杨显成的手干净、修长、骨节分明，指甲修得整整齐齐的，手上的皮肤也光滑细腻得多。

以此看来，他的手可算得上是非常好看的了。

她看得津津有味的，都有点儿呆了。

杨显成好像感觉到她的目光似的，从书上抬起头来，疑惑地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春桃顿时羞红了脸，低下头去。

杨显成淡淡一笑，轻轻松松地将话题转开去：“你喜欢看书？”

春桃不晓得该如何应对——说喜欢吧，那不是撒谎吗？说不喜欢吧，那自己一个女娃儿盯着人家看，又成啥子样子呢？一时窘得不行，便只能害羞地垂着头。

见她不出声儿，杨显成翻手看了看自己手中那本书：“你识字？”

她羞红了脸，只得难为情地摇头否认：“不认识。”

杨显成坐正了身子，深深地看着她：“识字好，识字就能晓

得好多别人不晓得道理。”

她还是默默地不作声。

过了半晌，他轻轻地叹息了一声：“你们这些女娃儿，不识字，多可惜啊。”

“你……”春桃实在不晓得该怎么称呼他才好，却红着脸说，“可以……教我认字吗？”

这么讲的时候，春桃自己不由愣了愣。

杨显成也是一愣。他倒没想到，春桃文文静静的，居然会想识字。

“你为啥子想要识字？”杨显成侧着脑袋看她，看得她都有点儿不自在了，才温和地问。

“因为你刚刚不是说了吗？”春桃脸上一红，想了想，却是认真真地讲，“识字就能晓得好多别人不晓得道理呢。”

说完了，她偷偷地瞄了杨显成一眼，眼神里头流露着点儿祈盼的神情。

杨显成一愣，看着她，微微笑了笑，脸上显出喜悦的神情。

不知是春桃想认字这一点本身，还是别的啥子，让他觉得喜悦。

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他倒也乐意找些事情做做。杨显成就拿着书，教春桃认几个最简单的字，“人”呀，“口”呀，这些。

春桃自然学得很认真。字么，她以前从来没学过。但她这么机灵的人，学起来也饶有兴趣的咧。她不由做出了一副感兴趣的模样来，来来回回地向杨显成提一些问题。

杨显成着实有些讶异这个乡下女娃儿的聪慧和好学，便教得也格外用心。

天知道，他自己可不是好学的那种人。看看书，也纯粹是打发时间罢了。

春桃努力地学着，不敢偷偷看看杨显成的表情。

其实，就算她真偷看一下，那又怎样？

但这个时代毕竟是讲究男女之大防、男尊女卑的时代。她虽然不是那种胆小如鼠的人，但也晓得人言可畏。

前几天她还听到村子里边的女人们议论，说哪家的女娃儿不学好，说是跟哪家男娃儿勾勾搭搭。

春桃听得心里一颤，那些女人却一脸疾恶如仇的表情，让她更加觉得浑身不爽。

她自然晓得，女娃儿要“三贞九烈”在很多人心里是天经地义的。

杨显成看她学得那么认真，就有点呆呆的，忍不住偷偷地瞄了她几眼。

晚上，春桃躺在床上，将杨显成教的几个字，写了一遍又一遍。

杨显成教的字，她都用心记了，又忘了一些。



转眼已到七八月，这正是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儿。

早上上工的时候，杨显成看见罗兰带着春兰，挑了几只公鸡绑了放进竹篓，到乡上去卖了。想必现在院子里只剩了春桃和春秀在家织席，便悄悄向生产队长古家明请了半日的假，去郭家小院儿陪着姐妹俩。

打从他教春桃读书识字以后，他便慢慢地跟她家里的人熟络起来了。

“显成哥，你们组的玉米都掰完了？”春桃微笑着说，一面动作敏捷地织席。

“哪能哦？还多着呢。”显成挽着袖子，若无其事地破篾条，一下一下，慢慢地，切得很是斯文。

他笑着说：“我是请假，跑出来偷懒的。正好我也没其他的事，就在你家待一会儿。你们又要种地，又要织席，哪应付得来？”显成轻轻翘着唇角，慢条斯理地看着春桃说，话里多少含着对姐妹俩的关心。

“还是你们这些知青好，好多优待。”春秀笑咪咪地打趣说，“我们就只有苦干的命。”

时间久了，村里人慢慢晓得了显成的一些情况。

他是乡上一个杂货铺老板的独子，家里还有一个姐姐，姐夫是乡政府的干部，在乡里有些人脉。因着这些关系，他才得以在离乡上最近、条件较好的高庙村下乡。

在20世纪70年代的界市乡，像他这样的小伙子，不知有多少女娃儿绞尽脑汁想要嫁过去，虽然比不了那些高门大户，但也强过乡下的泥腿子，总算是跳出农门的一条捷径吧。

“这有什么稀奇的？你们这么标致的女娃儿，只要愿意，想嫁到乡上，跳出农门，不是很容易的吗？”显成转头望着春桃说，不由自主地停下手里的活，脸上竟红起来。

她的眼睛大大的，清澈明亮，睫毛又密又长，而且笑起来眉眼弯弯，总是一副温温润润的样子。这么瞧着，真好看。

显成正细细地欣赏着美少女图，春桃突然转过脸来：“你乱讲什么？哪个要我们哦？乡下女子，土里土气的。”她的睫毛一眨一眨的，显成仿佛能感到她轻盈的睫毛刷过他的脸颊。

显成一下子怔住了，腾地一下，像是有人点了火，他的脸更加烧红起来，吞吞吐吐地，半天也说不出下一句话。

幸亏春秀从屋里出来，手里拿着块甜红薯干：“显成哥，给你这个吃。”

显成笑着，小心地将破好的竹篾归拢一下，甩甩手，在衣服上轻轻抹抹，接过春秀的甜红薯干：“待会儿大娘赶集回来，我就回去。等下午放工，我再回来。”

“显成哥，你今儿赖在我家一天吗？”春秀调皮地吐吐舌头，笑眯了眼。

“行啊！”显成有些不自然地点点头，把甜红薯干从右手换到左手，起身到春桃旁边，掰了一大半给她，一边宠笑着望着春桃织席，一边轻轻地道，“你有空多去赶集吧。女娃儿不能上学堂，可多见识下也好。”

“嗯。”春桃脸上露出了点儿不好意思的表情来，一边叠起刚织好的一床竹席，洗了手，接过红薯干。

春秀轻笑：“显成哥，这红薯干好吃吗？”这红薯干是去年冬天，娘带着她们姐妹几个亲手弄的，味道相当不错。

“甜酱蒸糕，香脆薯干，这可是高庙村儿出了名的。”显成轻轻地摸摸春秀的发顶，眼睛却看着春桃，“真好吃！改天你们来赶集，一定去我家，我请你们吃糖。”

春桃唰地涨红了脸，声音带着轻颤，拿着薯干的手都轻抖起来：“糖有什么好吃的？我……我还得去喂鸡呢！”说着，拉起春秀，上屋里待着去了。

显成长长吐出一口气，痴痴地望着春桃俏丽的背影，心头只感觉一种淡淡的微醉……

轻轻地晃晃脑袋，显成转身背朝着屋门，正要出门，却看见王德贵的女儿王二妞老远地朝这儿跑过来，看见他望她，还高兴地挥手，大喊着：“显成哥，显成哥！”兴奋得脚下差点一个踉跄摔倒。

“喜儿？什么事啊？”显成不由自主地皱了皱眉。王二妞胖乎乎的，水桶腰，大象腿，一笑起来两个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儿。

王德贵自己老实巴交的，除了农忙在家种地，就是一年到头在外跑点小生意，赚来的钱，都用来供他婆娘朱大芬吃穿打扮，花枝招展。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，他的大儿子虽是个平平常常的乡下小子，但模样也还行，可她的女儿二妞却是这么不招人待见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一看到她脖子、胳膊、腰上、腿上那一圈圈赘肉，显成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菜市上挂着的肥腻腻、油汪汪的猪肉。

“显成哥！”二妞兴奋地跑到显成面前，生怕他瞧不见自己身上的肥肉一般，张扬着两条胳膊，挥舞着什么东西，“原来你今儿真的在这儿，你看！”

显成无奈望过去，她手里捏着一双白底红面的鞋垫，做工还行。不明所以，显成只得淡淡一笑：“这是……”

“这是我做的鞋垫啊，你看多漂亮！”说着，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红着脸说，“花了我好几个夜晚……才做好的呢。”

显成愣了一下，竟不知该接什么话。

“显成哥，别人想要，我还不给呢。”王二妞一步上前，硬要把鞋垫塞给显成，吓得他连忙后退几步。

屋里的春桃和春秀听见声音出来了。

“是二姐姐啊？”春桃客气地跟她打招呼。虽然平时就不喜欢她娘朱大芬刁蛮泼辣，但毕竟这跟她的女儿无关。

春秀跟在春桃身后，被春桃轻轻捅了一下，这才不太甘愿地喊了一声“二姐姐”。

“哼！”王二姐这才注意到春桃姐妹俩，有些不高兴了，板着脸，不说话。

呸！自己热脸倒贴了别人的冷屁股！春秀不高兴地撅起嘴。有个泼辣户的娘，自己又长得那副德行，高庙村有几个人待见她？好心好意地跟她打招呼，不想她倒好，先摆出一副臭脸。

“快进来坐坐吧。”春桃努力地扯出一个笑容，她心里也没好气，但在显成面前，毕竟也不好发作。

王二姐气嘟嘟地瞪一眼春桃，硬是把鞋垫塞进显成手里：“显成哥，你可留好了。若是穿坏了，我就给你再做一双！”说完，不等他反应过来，转身跑开了。

显成拿着鞋垫，哭笑不得，跟着春桃姐妹俩回屋，想跟她解释清楚。

哪知春桃却带着春秀快步走进堂屋，立即反手把门插上，留下他一个人待在院子里急得团团转。

刚要求她开门，只听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在院墙外吆喝着：“大姐！三妹！快来看，我给你们带什么回来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春桃、春秀一前一后跑出屋，只见小春手里倒拎着一只还在扭动挣扎的东西，啪的一声，摔在地上。

“啊！吓死我了！”胆小的春秀吓得尖叫起来，颤手指着地上仍旧不停扭动的蛇，“快拿开！快拿开！”

“怕什么哦？”小春毫不在意地走过去，一把拎起蛇，又一次狠狠地摔在地上，一边得意地自言自语，“动不了了吧？看我弄不死你！”

“哎呀，蛇肉炖汤，香死个人哦。”显成自幼住在乡上，家里做着生意，他家的日子过得相当宽裕滋润，伙食自然比乡下人好了不知多少倍。又鲜又嫩的蛇肉，他可没少吃。可自打上山下乡以来，别说蛇肉，就是猪油星儿都难得沾到一点儿。这会儿，有蛇肉吃，他自然是又惊又喜，走上前去，拾起地上的死蛇，在手里掂了掂，乐呵呵地说：“这么沉，起码得有三四斤哦。”一面把它挂在一根晾衣服用的竹竿上，接过春桃递过来的刀子，开始动手剥蛇皮。

吓得春秀逃也似的跑进屋里去了。

春桃却满脸笑容：“幺弟，你帮显成哥把它收拾收拾，晚上我们加个好菜。”一边端着一盆米糠，去喂鸡鸭。

院儿里剩了显成和小春。

显成望着小春，犹犹豫豫，欲言又止。

“显成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表情怪怪的！”说着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“都说女娃儿怕羞，这也是常理，可是显成哥啊显成哥，亏你还是个大男人，怎么也这么扭扭捏捏哦？”

“哪个扭扭捏捏了？”显成摆摆手，有些烦躁地将口袋里的鞋垫扔过去：“算了算了，我还正为这事烦恼呢，可是这事你得帮